

满目琳琅皆惊异

贺“做一天马可·波罗”展揭幕

□ 苏青



“驿站与驿道”展区一角。



“海上历险”展区一角。

摄影/王藏博

“七百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旅行家踏上了前往神秘东方的漫漫长途。在他之前，已有许多先驱者探索过这条路；在他身后，又有无数后继者拓展这条路。这条历经千载、绵延万里、横跨欧亚、纵贯古今、联通全球、载满传奇的道路，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这是“做一天马可·波罗：发现丝绸之路的智慧”（以下简称“做一天马可·波罗”）主题展览“前言”中的开场白，该展览2020年1月2日在中国科学技术馆正式揭幕亮相。“我们想通过第一人称视角代入的方式，让观众‘化身’古代旅行家或丝路商人，‘切身’感受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古代科技与物质文化，进而体会到古代丝绸之路在实现沿线地区互联互通、经济繁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一带一路’倡议所书写的美好愿景产生向往与憧憬。”作为展览主要策划人，中国科学技术馆古代科技展览部副主任赵洋研究员告诉笔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丝绸之路历史为主题的展览遂成为文博界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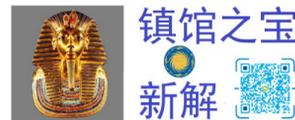
点。据悉，国内有关博物馆已举办相关主题展览十余个，国外举办与“马可·波罗”主题相关的展览，数量同样可观。但是，这些展览大多以文物展示为核心，以历史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以静态陈列为主要展示手段。“做一天马可·波罗”却是一个重点讲述中国在古今丝绸之路之路上科技贡献的互动展览，丝路上众多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在探险历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故事与奇闻异闻，无疑将激发起公众更大的参观兴趣和热情。这正是：“一带一路”成焦点，丝绸之路闪亮。国家场馆重辟径，主题展览善着眼。古代科技延贡献，互动体验聚欢喧。传统现代融奇妙，文化传播长久远。”

展览由“对异域的印象”“带什么商品去中国”“驿站与驿道”“漫游古代中国”“海上历险”“世界在变”6个展区构成，策展者期望从历史、文化和科技三个维度，对“发现丝绸之路的智慧”这一主题，以及古代丝绸之路之路相呼应的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进行全方位的诠释。你可以以马可·波罗这一古代探险者

的视角，考察丝绸之路动态地图上的物产、知识及其交流情况，继而展开丝绸之路两端东西方文明各自“对异域的印象”。你也可以流连于欧洲和西亚集市，了解当地如宝石、玻璃、西域香料等特有商品及其加工工艺、使用方法，以及古代贸易中的数学、度量衡知识等，并考虑应该“带什么商品去中国”。

踏上元代发达的“驿站与驿道”，你可以感受古代驿站系统的高效快捷，了解古代商旅经常使用的马具、坐具、乐器等物品及其蕴含的科技原理，以及这些器物沿丝路的传播与演变历史。

“漫游古代中国”，你可以体验纺织、古法造纸、拓印和木板水印等中国传统技艺，了解其中的科技原理、工艺流程及其传播范围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你还可以从古代泉州港乘海船“出发”，借助古代中外导航与航海技术，跨越南海和印度洋，体验“海上历险”。在最后的“世界在变”展区，你可以跨越时空，回顾、总结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古代科技对近现代科技的影响，从而体会千百年来因沟通融合造就的科技进步使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塞塔石碑 通往古埃及精神世界的桥梁

□ 张文虎

1922年11月，英国考古学家卡特终于找到了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开始后，他们发现了无数的奇珍异宝。第二年年初，他们又打开了图坦卡蒙豪华的棺椁。也是在这里，卡特发现了一个匾额。匾额上的文字是古埃及文字，上面写道：“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展翅的死神将在他头上降临”。从此，法老的诅咒扩散开来。数十年来，不少探险者都验证了这个咒语。

卡特并没有看懂这段咒语，这是其他专家几天后翻译出来的。大家知道，古埃及象形文字随处可见，他们有的在壁画上，有的在石碑上，有的在陶器器具上。可惜已经无人能识，好比天书一般。现在埃及人说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埃及语。

其实，100年前的1822年，古埃及象形文字无人能识的情况就已经改变了。这一年，法国学者商博良（Champollion）破译了古埃及语，他通过翻译罗塞塔碑碑文，写了一篇“埃及象形文字译解体系”。很多人通过它的方法，翻译出了越来越多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近2000年的沉默终于被打破，开始向我们讲述古埃及的故事。埃及学也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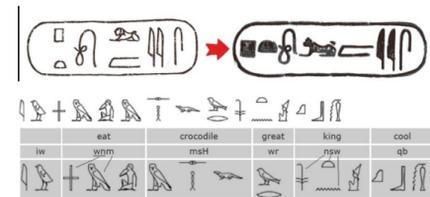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花岗岩长石碑。它是一块刻有法老托勒密（Ptolemy）五世诏书的石碑，上面用三种语言刻了同一段内容。这块石碑先由拿破仑的远征军发现，后来又被英国缴获。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初看上去，古埃及语就是象形表意语言。因为它由一连串不同的人形、鸟形、蛇形等组成，这些形状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飞着的，有吃着的。但是无论使用怎样组合和翻译，墓碑上的文字都是喃喃自语，不能给人满意的解释。

罗塞塔石碑第一段的象形文字中，有8个字形加了一个框，这是一个法老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王名圈。名字中有狮子、刀和伞把的形状。经过文献和多处记录证明，这就是名叫“托勒密”的国王的名字。也就是法老的名字。通过不同的王名圈，商博良破解了古埃及圣书体，这是一个表音体系，不过是混合了表意字母。

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The great crocodile eats the cool king”，中文的意思是大鳄鱼吃冰冷的国王。通过分析上面这幅图及其读音，圣书体的语句开头都是一把刀和一只鸟。鳄鱼、国王等前面的文字是用来表示发音的，而且没有元音。形容词放在要修饰的名词后面。动词的次序有点古怪，和中文完全相反。这种语序其实也不陌生，中文的“我抓猫”在日文里就变成了“我猫抓”，意思一样。

古埃及语书写非常奇特，既可以向左写，还可以向右写；既可以向下写，也可以向上写。图坦卡蒙墓室有一幅精美的壁画，上面配有一段文字：“天上的女神努特，她召唤她赋予生命的来者。愿她用你的鼻息，赐予你健康和活力。你将永远活着。”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我们就无从知晓法老的咒语，更不会知道这段文字的意义。



绘图/韩建南

阿西莫夫，生日快乐！

□ 星河

多年以来，始终对新年第二天格外垂青，因为它是美国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生日。而2020年1月2日，又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艾萨克·阿西莫夫诞辰100周年。

其实这位大师大概率不是生在这一天。1920年元旦前后，犹太人阿西莫夫生于俄罗斯，当时苏俄（1922年苏联才宣告成立）当局对新生儿的出生日期疏于登记，所以阿西莫夫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生日。不过这位老兄喜欢瞎算，根据种种迹象“推断”他是这一天降临世界的。这种推算方式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反正他总是在元旦后一天办他的生日宴会。

后来有科普作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算出“假如把阿西莫夫压成黑洞”应该多大之类的玩笑。好脾气的阿西莫夫看后笑道：假如作者敢这样消遣某某或某某科幻作家，一定会被撕个粉碎。

不想罗列更多的阿西莫夫故事，因为我已写过无数次了，再重复也没什么意义。毕竟阿西莫夫的作品是我重要的科幻启蒙之一，对此我已说过太多太多。即便现在，我依旧能在手头无任何资料也绝不上网查找的情况下，把他生平中所有重要日期和所有作品面世时间列个一清二楚。当然我对其他科幻作家也能这样做，但至少阿西莫夫荣列第一。只说一些亲身经历和内心感悟。

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就是阿西莫夫。尽管我对这位大师的一切早已烂熟于心，但还是悉心准备，希望能熟悉到不用讲稿便讲述一切。这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讲课生涯，自此之后但凡讲课我从没用过一个字讲稿，所有内容全都默记在心。

那个日期同样让我难忘：1992年4月8日。当时我在教书阿西莫夫的基本信息时，还是这样写的——Isaac Asimov (1920.1.2)。但我不知道，这位我所敬仰的科幻巨匠，两天前已悄然离世。

阿西莫夫对科幻文学比较系统的贡献有两大系列：“机器人”系列和“基地”系列。早年国内对“机器人”系列译介较多，《我，机器人》畅销多年。众所周知，真正的机器人根本不是也没必要做成人形，但为什么我们一说到这个词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钢铁脑袋金属胳膊金属腿的人形呢？这主要是因为阿西莫夫。这位科幻大家在“机器人学三定律”的设置之下，创作出了大量人形机器人的故事，为他所推崇的人机共生社会抑或说“碳铁文明”社会贡献出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没有阿西莫夫就没有当代机器人故事，谈及机器人科幻

就绕不过阿西莫夫——虽说他不是最初开创者，但这一题材却因他发扬光大。顺便说下，直到写作这篇小文时，才发现A.I.（人工智能）居然是I.A.（阿西莫夫全名）的倒置。

“基地”系列的引证则颇费周折。从高中起就开始憧憬这部经典巨著，并在《科幻世界》（不是现在的《科幻世界》），是科普普及出版社在1982年不定期出版的科幻作品集）中读过部分段落章节，内心极度渴盼，但中文版却迟迟未能问世，让人望眼欲穿。

后来科幻评论家吴岩从美国给我带回一本囊括了早期“基地”三部曲的英文版《基地》。时隔不久，当时尚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就读的科幻作家杨平带领几名同窗好友前来北京，其中一位酷爱《基地》，想要借阅。我自然舍不得，但最终还是应允。不过我也知道，书一借出恐怕就回不来了，特意把腰封撤下留作纪念。

很多年后“基地”终于有了中译本。我明知自己不可能再去狂热地阅读，但还是购买了11本全集。但是说实话，它的确没能再让我像年轻时那样兴奋激动。

其实早在慕“将科幻和推理首次结合”之名阅读《钢窟》《裸日》等作品时，就已有些失望。“基地”又一次给了我同样的感觉。更晚近的《永恒的终结》也类似，不知道是否翻译原因，这部阿西莫夫唯一的时间题材科幻竟让我读得极为费劲。总之，我对阿西莫夫的感情日渐淡薄，有些东西一旦失去真的再难回。

冷落阿西莫夫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沉浸于对阿西莫夫的迷恋，直到高一那年遇到《2001：太空奥德赛》。其时正值青春躁动，对A.C.克拉克这种深入骨髓的哲学式思考自然趋之若鹜，狂热有加。现在想来，当初的心灵共鸣其实大可商榷。

假如诗意一点地描述，阿西莫夫与克拉克的不同在于：克拉克想要凝望真理，阿西莫夫却崇尚快乐人生。所以克拉克总喜欢探讨属于他的文明，而阿西莫夫更愿意规范身边的世界。如此一来，后者的作品似乎就显得没那么深刻，但阿西莫夫显然更能洞察现代科技本身的宗旨。事实上科技发展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而不单纯是为了经院式的思辨实验——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平心而论，自成年以来我一直坚信，一个人人都热衷于思考科学原理和哲学基础的社会，未必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而会是一个相对紧张的社会，同时也是个近乎可怕的社会。

所以依然喜欢克拉克，但同样也喜欢阿西莫夫，只是两种喜欢不同而已。而且我希望，大众能喜欢阿西莫夫更多一些，毕竟他的作品更为亲切。

科幻里的时空总是太短太小，而现实中的时空总是太短太小。数千年后的未来，几万年外的世界，在科幻作品里俯拾皆是不一而足；而影响了我们世界的阿西莫夫，到现在只不过诞辰100周年，才及他那篇充满感情的机器人科幻《200岁》中主人公年龄的一半。但正是这位大师，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精彩与思考。

老阿，生日快乐！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从事科幻与科普创作，著有《决斗在网络》《时空死结》等作品）



究竟谁是真正的电话发明人

——青岛邮电博物馆观感之一

□ 程萍

萍踪悟语

图1：濛濛雨中的青岛邮电博物馆。图2：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电话机。图3：20世纪40年代时髦的电话接线员。

程萍 摄

窗外，迷迷水蒙蒙地下着细雨。本想去栈桥转转，灰蒙蒙的天空下，大海肯定也失去了应有的色彩和气势。踌躇间，忽然发现窗户对面那栋漂亮的小洋楼，门楣上似乎写着什么博物馆？定睛细看，哈，青岛邮电博物馆！经验告诉我，这栋德国人留下的小洋楼一定是当年和邮电有关的旧址。这真是天赐良机。

先跨过安徽路的人行横道，又九十度跨过广西路的人行横道，站在位于这两条路交叉处的青岛邮电博物馆门口，抬头仰望，果然不出所料，它正是胶澳德意志帝国邮局旧址。这座始建于1901年的哥特式建筑，是德国汉堡F·H施密特公司的作品，经历了118年风雨，仍然高贵端庄，由内而外散发着典

雅的气息。从冯·提帕斯基希公司的商业大楼，到德国胶州邮政局，再到今天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如今仍然是青岛市邮政管理局的办公所在地，虽世事变迁，却容颜依旧。推开博物馆老旧的木门，把冬雨的寒气挡在了门外。环顾暖洋洋的大厅，几位市民在静静地读书，没有一点声音。不敢打扰这份儿安静，我悄悄走到各个陈列柜前，各式各样的古董电话机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不同年代的工业艺术品，似乎看到了老电影中的十里洋场，也似乎看到了电话机的发明者、被称为“电话之父”的安东尼奥·梅乌奇好奇的目光。一进博物馆大门，一座塑像矗立在门口，

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题（27）

博物馆里电话机 唤起历史记忆

在青岛邮电博物馆众多展品中，一个大大的“大哥大”吸引了我的目光，它高40厘米，宽8厘米，厚8厘米，又厚又笨，展牌上写着“美制报话机”。电影《建国大业》里，蒋介石在飞机上就用过和它一模一样的报话机。别小看这个大块头儿，它就是“大哥大”的雏形，在二战期间广泛应用于军事联络。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自动电话，造型独特，像一只笨重的大象，被称为“大象象”。这个品种在电话里非常少见，至今都能够使用。

顺着参观指引来到“红色记忆”展厅，角落里的一部电话机，看上去非常眼熟，仔细端详，依稀记得不少反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电影里，部队使用的就是这种电话机。孙中山1912年在青岛广东会馆入住时住过的电话，上世纪60年代中央领导使用过的“红线一号”电话，毛主席在西柏坡使用过的电话机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

展厅里陈列有2000多张历史照片，特别吸引眼球的，是一幅写着“上世纪40年代时髦的电话接线员”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年轻女子，烫发，身着7分袖旗袍，足踏至少7公分的高跟鞋，柳眉黛黛，粉唇数朱，笑盈盈地侧脸看着参观的人们。也许她并不知道，正是由于梅乌奇的发明，才使得她有了这样一份时髦的工作。也许她还健在，正在感叹科技进步让今天的人们再也不需要通过她插线接转电话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